

李明伦 著

时空深处

三晋学人书系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李明伦 著

时空深处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空深处 / 李明伦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57-0801-1

I. ①时…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8757 号

时空深处

著 者: 李明伦

责任编辑: 吕文玲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801-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时空深处的履痕（代序）

人们说，大脑是时光的记忆库，而在我看来，它更像是岁月的过滤器。许多往事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最终定格于“大脑库”者寥寥无几。

近两年来，受“古稀”心态的驱使，我沉浸于悠远而幽深的情绪里，试图用一条心丝穿越百年风光，从岁月流水中打捞点透明的记忆，寻找那时空深处尚可辨识的生命履痕。可是捞来捞去，没捞出多少闪光的珠玑；找来找去，只找到几处模糊的印记，费了好大劲儿，才凑成三四十篇回忆式短文。

写作的尴尬固然与进入老年之后的记忆力减退有直接关系，但也不排除历史老人故意设障的“恶作剧”。一方面是人生本身具有悲剧性，翻动尘封的家史需要当事人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要搜寻已故亲人的岁月履痕，必先揭开愈合不久的生离死别的创伤，触动那被理智强压数年的至爱真情；难免念天地之悠悠，发思古之幽情，哀生命之短暂，独怆然而涕下。以朦胧泪眼察苦思梦魇，很难找准最佳成文焦距。另一方面，蝼蚁之生原本就有平庸性。亲人们皆为平头百姓，既无执政建树，又无护国战功，更无墨迹留存，终生所虑者无非衣食住行、生儿育女、养家糊口之类；生前劳作似驴子拉磨，周而复始；日常生活如沙滩行走，难觅踪迹。欲在生存的废墟上挖掘点可供后世鉴赏的金玉珠宝，谈何容易！

然而，伟人有警世传奇，凡人有处事轨迹。我总算从时间的迷宫里找出一些残存的凡人小事。这些记忆碎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为百年纪事。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家父诞生至今整整一个世纪。百年间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亲，岳父母及我的老伴先后离世。作为此三代中喜欢舞文弄墨的幸存者，

我有责任倾己所知为李氏谱牒留点墨迹。我以无限思念和无比崇敬的心情同亲人们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简短对话，对逝者的在天之灵是一种安慰，对生者的续根传承是一种提醒。这部分内容主要有，简述身世的《漫漫寻根路》；追思父母的《丁则官儿传奇》《老革命的脾气》《晃动的外婆桥》等。另一类为青春脚印。主要写本人从幼年、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通过几个人生节点的记述，寻找失去的青春时光。这部分内容有：回忆苦乐童年的《真假疯子》《压桥童子》《回味野性》等；记述少时求学的《凉凉的石碑》《启蒙恩师》《心灵的阳光》《如饮醍醐》等；表达个人志趣的《逼上文山》等；反映生活磨炼的《月光下》《初出茅庐》等。还有一类写民情俗韵。这部分内容主要记录家乡土地上的民俗风情以及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有反映年俗的《乡村年味》《腊八粥》等，揭示民风的《啼笑葬礼》《民间禁忌的密码》等；叙写古迹的《凭吊石塔寺》等。

除回忆类散文外，书中还收录了近年来陆续发表于各类报刊的部分散文、随笔、杂文。将这类文字纳入回忆类散文集中，虽说未突破“广义散文”之范围，但也难免有“杂烩”“凑数”之嫌，权当是领着读者闲逛“杂货铺”吧。

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散文写作本不是我的长项，而我却偏偏想摆脱时下撰写“回忆录”的俗风裹挟，妄图用一篇篇短小而有内在联系的散文来回忆家史和个人成长史，赋予凡人家事一点生动性和启示性。为此，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向散文大师们求教，重读了从鲁迅到沈从文，从朱自清到梁实秋，从杨朔到秦牧，从贾平凹到余秋雨等数十位名家的百余篇散文。名家散文中那流畅的叙述，优雅的情调，丰富的想象，深刻的意蕴，鲜明的风格，饱满的神韵，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我越读名篇越觉得自惭形秽，勉强写出的一些自认为是散文的东西，除了在真实性方面符合散文的本质特征外，在作品构思，思想内涵，语言运用诸多方面缺少精巧性、深刻性和艺术感。我曾想通过一桩桩家事揭示人性的深度和人生的广度，探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可是拙劣之笔总也难以穿透种种遮蔽，抵达生命和人性的最深处，写实多于空灵，叙事留于表层。也曾想在平凡的小事中寓含点绚烂的性灵、渗入点艺术的想象，显露点蓬勃的气势，可终因文思不济，难以揭示自然之美，性



灵之美，难以展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式的袖里乾坤。还想跳出一本正经作文的老框框，让文章像山间的白云、溪中的流水那样活泼一点，生动一点；如花丛的蝴蝶，天宇的雄鹰似的自由一点，洒脱一点；怎奈观念老旧、思维发僵，古板多于幽默，平淡多于意趣，和谐多于奇巧，说教多于闲适。记得俄国作家赫尔岑说过，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如蒙读者不弃，在我“就木”之前或之后，耐着性子将“忠告”之言看上几眼，或多或少地从中得点间接经验，受些人生启发，我便心满意足了。

目 录

001 / 时空深处的履痕（代序）

001 / 远去的蛙声

005 / 漫漫寻根路

012 / 丁则官儿传奇

018 / 疯狂的稗则草

024 / 凄风苦雨

031 / 晃动的外婆桥

037 / “外来小户”家史

042 / 老革命的脾气

047 / 家父的“扫街瘾”

050 / 庙缘

058 / 真假疯子

063 / 压轿童子

067 / 回味野性

072 / 反叛闹剧

078 / 狂欢岁月

085 / 凉凉的石碑

093 / 陪睡弟子
098 / 启蒙恩师
103 / 心灵的阳光
108 / “一摸灵”校医
111 / 演戏的尴尬
117 / 如饮醍醐
123 / 月光下
130 / 窝头现场会
138 / 毕业前的婚配轶事
146 / 初出茅庐
149 / 第一笔稿费
153 / 逼上文山
159 / 乡村年味
167 / 腊八粥
172 / 惹不起的灶王爷
178 / 杀猪过年
182 / 魅力推车
186 / 龙抬头的梦想
189 / 啼笑葬礼
195 / 乡村野戏场的台前幕后
205 / 雅俗共赏戏台联



-
- 212 / 民间禁忌的密码
217 / 十二生肖的臆想
223 / 飞舞着的灵魂
227 / 名字趣谈
231 / 吉利话种种
236 / 笑话艺术探源
240 / 汉字趣
246 / 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敬鬼神
251 / 易容而存的铁马老爷庙
255 / 凭吊石塔寺
261 / 如梦似幻凤凰游

265 / 开卷有益的困惑
268 / 点燃蜡烛之光
271 / 水味人生
275 / 名联与村景的契合
278 / 梦之路
281 / 新星颂
284 / 搓麻将的哲学
287 / 自找快乐
290 / 由家父、椿萱引出的话题
293 / 学书三境

296 / 品味“书卷气”
303 / 写着玩儿的味道
307 / 读书三乐
309 / 由“张良遇师”想到的
311 / 曹操焚书的启示
313 / 赏千金与打屁股
315 / 要命的语序
317 / 话说权力风险
320 / 晋平公的猎车
322 / 娄师德的忍术
324 / 难得清楚
329 / 身后应该留点什么
332 / 管道升的诗笺

远去的蛙声

每当思念家乡，总会想到村边那些大大小小的水塘和湿地：眼前如梦似幻地浮现出游来游去的小蝌蚪，飞来飞去的绿蜻蜓和跳来跳去的扁担虫；耳边则隐隐约约传来“咯哇咯哇”的蛤蟆叫声……

想当年，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家乡很穷，但却颇有几分水乡泽国般的江南风味和诗情画意。蛤蟆的成群栖息便是对家乡独特自然环境的最好佐证。

家乡东张庄处于汾（阳）、平（遥）、介（休）、孝（义）四县平川的交汇区，土地平坦，三面临河。建国初期，村西一华里处有条长蛇般弯弯曲曲的文峪河，河面窄，淤泥厚，弯道多，三年两头河水泛滥。村东五华里处有条南北走向的磁窑河，每到秋季，洪水像脱缰的野马胡奔乱窜，百姓称之为自由河，闻其名便可知其迹。村南八华里处自东向西流淌着宽宽的汾河，常年水流不断，河道最窄处也有二华里，村里人进介休城全靠木船摆渡。倘若空中俯瞰，你会惊奇地发现，两纵一横的河道恰好构成不规则四方形的三个边，将东张家庄、小圪塔、南桥头、北桥头四个村子牢牢框入其中。依照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法则来判断，此处很可能就是晋中盆地的“锅底”。

河道的环绕，洪水的光顾，地下水位的升高，造就了大片大片的下湿盐碱地。村西边的土地春天白茫茫，秋季水汪汪，只长些芦苇、苦荬、稗子草、打碗花之类的野生植物。村周围乃至农户的房前屋后掘地尺余即可见水。又高又厚的护村埝里常年留存着文峪河水肆意到访的足迹，水塘洼地星罗棋布，村庄宛若湖心小岛。每年从春到秋，水坑清澈泛绿，塘边插枝见柳；洼地泥土黝黑，芦苇水草繁茂。这里简直就是蛙类的天堂，孩子们的伊甸园。

白天里，全身翠绿、双目有神的青蛙在水塘中跃动；身材臃肿、癞皮

斑斑的蟾蜍在芦苇中戏耍。青蛙与蟾蜍虽有区别，可当时在我们眼里都是蛤蟆，归属蛙类。傍晚时分，伴随着农家升起的缕缕炊烟和耕牛回棚的“哞哞”欢叫，一群群蛤蟆顿时欢腾起来。它们敞开歌喉，张大嘴巴，“咯哇咯哇”叫个不停，犹如一支支分声部无伴奏合唱队，你唱我和，前呼后应，此起彼伏，通夜不息。既像是专门献给庄稼人的音乐会，又像是有意讨好孩子们的摇篮曲。它们同天上的星星一道，共同守望着生机勃勃的村舍，热情传送着和谐安宁的信息。倘忽有一夜听不到蛙声，那总是遇到了什么“突发事件”，人们反而惶惶不安。

村里人并不喜欢蛤蟆，认定它是水患的遗物，贫穷的象征。不是么？因为它的聚集，村里得了个“蛤蟆窝”的雅号，小伙子求婚常被讥讽为“想吃天鹅肉”，你说倒霉不倒霉。但是庄稼人知道蛤蟆是专吃害虫的，是农家的朋友，从不伤害它。至于孩子们，则常常把蛤蟆当做戏笑耍闹的活玩具。我小时候，就有过几次恶作剧。一次是捉了个活蹦乱跳的小青蛙，偷偷塞进女同学书包里，结果把人家吓哭，挨了老师的一顿训斥。一次是听人说“别看蛤蟆蹦得欢，就怕来个肚朝天”。为证实这一论点，我折根柳枝，在塘边赶蛤蟆爬行。蹦得欢的，很快逃入塘中；行动缓的，便被我拨转身来。只见它四脚朝天，挺着黄白色的大肚子，张着大嘴，使劲儿挣扎着翻身。一旦翻过身来立即逃之夭夭。翻不过身的“笨货”，我便用柳枝拨拉它，帮助它，戏弄它，还用讥笑的口吻骂声“怂包”。还有一次听人说蛤蟆虽小，脊背挺硬，承重力大得很。于是试着用一只脚使劲踩踏蛤蟆，硬是把它垂直踩进软地里，以为已经踏扁了，不料它竟起死回生，缓慢地爬了出来。

我胆子小，从不残害蛤蟆，但有时也架不住诱惑。有位小伙伴说，五月初五的蛤蟆最金贵，也最难抓。若能抓到一只，剥皮后晒干，碾碎，就是一剂消肿止疼的好药。于是，端午节那天，我便随他去抓。可是跑了好几个水塘，搜遍所有的苇丛，连蛤蟆的影子都没见着。我真不明白，平时那么多蛤蟆，怎么会突然消失呢？它们既没有相互咯哇咯哇叫喊着打招呼，又没有现代人的通讯联络工具，更没有喇叭、口哨、锣鼓、炮仗等有声响的设施，是哪个有先见之明，事先适时地通知或串连的呢？怎么会那样地齐心？那样地步调一致？奇哉怪也。由此，我断定，蛤蟆是有灵性的，它们在趋灾避祸保命方面的“智商”决不比人类低。它们相互间传递信息的精密度，群体联络的紧密度，团结互助的亲密度，足以令自作聪明的人类汗颜！

《战国策·齐策》有云：“狡兔三窟，仅得免其死耳。”蛤蟆虽无三窟，然其可以“两栖”，故能多一些自由空间，多一些生存几率。后来我发现，家乡在人员构成及生存方式上仿佛也有那么点“两栖”、“三窟”的味道，不知是人受了动物的启示，还是动物学了人的经验。

在家庭结构上“两栖”性十分明显。这当然与家乡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村南的邻村归介休管，人们满口介休话；村东的邻村归平遥管，说的是地道平遥话；村北的邻村归汾阳管，操一口标准汾阳腔；村西的邻村为孝义界，自是典型的孝义味。家乡夹在四县中央，跟谁家也有联姻关系，亲戚往来；跟谁家也有生活瓜葛，文化交流；但是在生活习惯、处事方式、民俗礼仪乃至话语腔调等方面，却跟谁家也有明显的区别，真可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各个家庭的人员构成很“杂”，差不多都是两县组合、三县组合。甚至是四县组合、五县组合。有一户人家，老汉从介休农村单身迁来，老伴是孝义家，大儿媳娘家在汾阳，二儿媳老家是平遥，两个女儿一个嫁到文水，一个嫁到介休，整个家庭就像是晋中民生的缩影。可以断言，倘若村上遇大灾，我们村的人迁移或疏散起来，恐怕比谁家的门路都多，速度都快。

生产活动中的“两栖”特征似乎更为显著。村里人以种田为主，普通年份粮食可以自给，能填饱肚子。但是居家过日子仅靠“肚儿圆”是不够的。于是，祖祖辈辈留传了另一种谋生手段，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编织苇席。人称“垫席张家庄”。苇席的原料是芦苇，有本村池塘边野生的，有在自家下湿地里种植的，也有从太原、晋南等地换回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芦苇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尽光，人们便用高粱秆替代，照样编席子。农闲时节家家户户织席手不闲。连批判编席搞副业最凶的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也都偷偷地编席子。编席子的工艺流程并不复杂。人们先用镰刀片将芦苇破作两半，然后用石碾子碾成片状，再刮掉苇节上的薄叶皮，即可用来编织。巧手快手一天能编两领丈席（每领宽五尺，长一丈）。逢集赶会，不少人家扛着一卷卷苇席去卖，或换些零花钱，或购些生活日用品。可谓家里有粮，心中不慌，手中有钱，喜气洋洋。别看邻村的人说起“蛤蟆窝”就皱眉头，晃脑袋，可一看到俺村里人日子过得瓷实又舒坦，羡慕得很哩！间或还有几只不讨厌“癞蛤蟆”的“天鹅”飞进村来找“董永”。足见家乡人自有生存诀窍，早已领悟到了“庄稼搅买卖，发财来得快”的真谛；早已在无师自通地实践着农副结合、丰歉互补、勤劳致富、广开财路

的发展战略；早已在身体力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

六十载弹指一挥。如今，家乡同全国亿万农村一样，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住进了新房，昔日的老房子旧街道已成为忆苦思甜的教材；往日的水塘洼地早已无影无踪，有的已变成平展宽阔的柏油大道。只是苦了那些无辜的蛤蟆。它们早在当年整治文峪河时就迁徙逃难去了，此后再无复返。

有一次回家乡，遇到一位老者，他的几句话更撩动了我的怀旧之情，不，是“思蛙”之情。他说：现在村里人的日子好过了，什么都不缺了，可就是缺水，缺灵气。守着一大两小三条河，竟然见不到水，连个癞蛤蟆都留不住，你说日怪不日怪？要是当年的那些水还在，村周围水汪汪的，绿油油的，那咱村不就是一座现成的生态公园吗？说不定还会有人来旅游呢。

是啊！世间事有得便有失。人类毕竟是在必然王国中求索。治水而遗“旱”，医聋而变哑，成耶？败耶？天知道。鱼和熊掌若能兼得该有多好！莫非真的是“此事古难全”？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村里真的建起了美丽的生态公园，心高意大的现代人说不定也只会请回那些小金鱼之类的高档漂亮货，恐怕再也容不得那名声不佳、其貌不扬的蛤蟆了。

呜呼，可怜的蛤蟆，远去的蛙声！

漫漫寻根路

“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人到古稀之年，对咫尺近况的记忆越来越吃力，对如烟往事的回溯却越来越清晰；对后辈儿孙的眷顾之意日趋淡化，对先祖列宗的追思之情却愈加浓烈。几十年来，每每看到别人家扫墓祭祖、续写家谱，我便有一种莫名的痛楚与惆怅：我的老家在哪里？没回过。我家祖坟安何地？没祭过。我的祖父母是谁？没见过。个中的迷惘、空虚、失落之情，正常家族的同龄人是难以想象的。古人对“数典忘祖”者尚且鄙夷、愤责，我辈“胸中无祖”岂能泰然？为此我多次问过父亲，得到的回答是他也不知道。直到我1963年结婚时才知道了祖先的名讳。

大约婚后第五天，我携新婚妻子回孝义老家拜谢亲朋。正准备行礼时，父亲兴冲冲地拿着两张红纸条说：“来，给先人们写个牌位吧。”我像接到一纸紧急命令那样，眼前一亮，立即找来笔和墨，按着父亲的口授，端端正正地写好两张纸条：一张是“曾祖李世昌之位”；另一张是“祖父李兆凤之位”。接着将两张纸牌位整整齐齐贴在门庭墙壁上。随即在父亲的引领下，毕恭毕敬地朝牌位鞠了四躬。

按照家乡的习俗，男子结婚娶亲的当天，先要举行简单的“祭祖”仪式，即由礼仪人员庄重地抬着设有祖先灵牌位的供桌前行，装扮一新的新郎虔诚地跟着，随后有吹鼓手沿街吹奏，到达村口时朝祖坟所在的方向焚表进香，行叩拜之礼，既是“祭祖”，也叫“祭路”，意为昭告上天先祖，族门代有人传。仪式结束后方可出发迎亲。我的婚礼是在当时工作的学校举行的，属于有父母及同事参加的新式婚礼，省去了传统的民间习俗。今日朝牌位行礼，也算是一种“补课”式的告慰吧。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祖父和曾祖父的名讳，也是第一次与父亲一道堂堂正正地拜祭两代祖先的灵位，显得那么新鲜而拘谨，庄重而神圣。时届知天命之年的父亲仿佛也是第一次给祖先施礼，庄严中带着一丝苦涩，虔诚中透着几分惬意，面部似喜非喜，似悲非悲，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村里的亲戚朋友，包括姑姑、舅舅、姨姨等至亲，显然也都是第一次听说李家祖先的名字，先是不约而同地一怔，接着便是一阵七嘴八舌的议论与感天谢地的祈愿。那墙壁上首次亮相的简单而又陌生的纸牌位宛若两尊从天而降的神灵，向亲朋族人揭开了李氏孤儿多舛的身世之谜。

其实，父亲小时候只记得自己原本姓李，后又几乎姓了马；至于两位先人的名字，是后来才打听清楚的。

那是清朝政府灭亡、中华民国始立的独特年份。中华民国元年 1912 年 3 月 23 日（农历壬子年二月初五），家父李定出生于介休县城北十华里的上站村。

这是个被白茫茫碱滩地包围着的破破烂烂的村庄。村北是一大片汾河荒滩，土地下湿盐碱，水患经年不断，加之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战乱、瘟疫、灾荒、杂税轮番光顾，村里人靠种几亩碱荒地根本无法糊口。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份，多数人家的男丁也不得不外出谋生，或是进介休城找门路，打短工，卖苦力，饥一顿饱一顿地维持生计；或是走村串乡当吹鼓手，抬轿子，扛“执事”，忍辱带笑侍候人，赚口饭吃。不大的村子里开着好几家经办婚丧大事的赁铺，聚合着好几伙吹鼓手，是三村五里远近闻名的“王八鼓手抬轿夫”结集地，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包子农夫都看不起这种鬼地方。虽说已是改朝换代后的民国时期，但穷苦贫困的上站村没有丝毫的变化与起色。村里几乎每年都有遭难的人家被迫卖儿卖女，外出逃荒；几乎每年都有病弱的老人小孩被活活地饿死、冻死。

父亲刚刚记事的 5 岁那年，独立支撑李家门户的祖父李兆凤因贫病交加而英年早逝，撇下了年轻的祖母、年幼的父亲和 3 岁的姑姑。那年月，年轻丈夫的夭折意味着整个家庭的毁灭。惨遭塌天之祸的母子三人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起码的物质来源，而且几乎泯灭了维系李氏家族的希望之光。面临孤独、饥饿、死亡威胁的祖母被逼无奈，只得带着两个小孩儿改嫁到介休县宋姑村马家。

马家肯收留母子三人当然是有条件的。祖母一进马家门，两个孩子便被逼着改姓“马”。对世事似懂非懂的父亲哭着不改姓，加上上站村李家族人的干预，

马家勉强答应保留“双姓”，只给姑姑改了姓。

绝处逢生的人往往有着惊人的环境适应能力。母子三人为了活命，默默地忍受着世俗对“后嫁婆”的讥讽和对“拖油瓶”的鄙视，在宋姑村当着饿不死、冻不僵的“二等村民”，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谁知日子刚刚安稳，厄运再次降临。年仅24岁的祖母改嫁后不到二年便连病带气撒手人寰，将7岁的父亲和5岁的姑姑生生地抛在了马家。

小兄妹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怯生生地面对着毫无人伦感情的继父，任凭厄运摆布。果然，祖母尸骨未寒，姓马的继父便找来“人贩子”，要将小兄妹统统卖掉。上站村李家族人佯装不知，无人出头。父亲的外祖父外祖母着了急，借料理女儿后事之机，赶到宋姑村解救外孙。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式的激烈争斗之后，马家答应将两个孩子放回姥姥家。凑合安稳了一段时间，姓马的继父借口想孩子，要接女孩儿回家住几天，外祖母不知是计，勉强允诺，结果刚出村，女孩便被人贩子接走了。从此，兄妹俩被活活拆散。姑姑成了马家换取钱财的羔羊，父亲则沦为名副其实的孤儿。

俗话说：世无绝人之路。孤儿自有孤儿的生命轨迹。当时最好的出路是上“外婆桥”。父亲的外祖父家就在离介休县上站村15华里的孝义县北桥头村，两村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官道”相通，中间横着一条宽宽的汾河，常年有船只摆渡，来往还算方便。

北桥头村三面临河，土地平坦，碱地少，土脉好，庄稼入的日子相对好过些。外祖父家也姓李，住在桥头村的西街上，家里虽不富裕，却也比较殷实，日子过得马马虎虎。

村里自古就有“女嫁是外人”的说法，更没把外甥当回事儿。“外甥狗，吃了走”，在外婆家吃几顿饭，当几天“客”还可以，若将外甥当儿孙养起来，那实在是件不合祖上规矩的事。父亲初到北桥头村时，有外祖母疼爱着，呵护着，家里人不敢说二话。加之有舅父家未成年的儿女们陪着玩耍，父亲的丧家之痛渐渐得以平复。

谁料好景不长。父亲10岁那年，最疼爱他的外祖父、外祖母相继去世。命运之神再度将他推入深深的苦难之中。据父亲回忆，外祖母病重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要搂着他痛哭一阵子，口里反复地念叨着一句话：“凄惶的丁儿啊，早早地就没了爹娘，我要是闭了眼，俺孩儿可咋活呀！”直到快咽气时，还紧